

白金的女体塑像

穆时英



MUSHIYING

文和
库代

穆时英

白金的女体塑像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金的女体塑像 / 穆时英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现代文库)

ISBN 978 - 7 - 5399 - 3261 - 3

I. 白… II. 穆… III. ①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7599 号

- 书 名 白金的女体塑像
著 者 穆时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9.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261 - 3
定 价 18.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白金的女体塑像

白金的女体塑像	3
父亲	12
旧宅	25
百日	39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47
街景	60
空闲少佐	65
PIERROT	85

圣处女的感情

圣处女的感情	113
某夫人	118
玲子	125

墨绿衫的小姐	130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136
烟	141
贫士日记	148
五月	167
红色的女猎神	212

附 录

黑旋风	225
咱们的世界	237
南北极	250
CRAVEN“A”	278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291
黑牡丹	301

白金的女体塑像

白金的女体塑像

—

六点五十五分：谢医师醒了。

七点：谢医师跳下床来。

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分：谢医师在房里做着柔软运动。

八点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中年的独身汉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清瘦的，节欲者的脸；一对沉思的，稍带点抑郁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

八点十分到八点二十五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烟。

八点二十五分：他的仆人送上他的报纸和早点——一壶咖啡，两片土司，两只煎蛋，一只鲜橘子。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边，土司放到左手那边，煎蛋放到盘子上面，橘子放在前面，报纸放到左前方。谢医师皱了一皱眉尖，把报纸放到右前方，在胸脯那儿画了个十字，默默地做完了祷告，便慢慢儿地吃着他的早餐。

八点五十分：从整洁的黑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板烟，炭化酸和咖啡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二七的 Morris 跑车往四川路五十五号诊所驶去。

“七！第七位女客……谜……？”

那么地联想着，从洗手盆旁边，谢医师回过身子来。

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贫血症患者的肤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的。

（产后失调？子宫不正？肺癆贫血？）

“请坐！”

她坐下了。

和轻柔的香味，轻柔的裙角，轻柔的鞋跟，一同地走进这屋子坐在他的紫姜色的板烟斗前面，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一只白金手表。

“是想诊什么病，女士？”

“不是想诊什么病；这不是病，这是一种……一种什么呢？说是衰弱吧。我是不是顶瘦的，皮肤层里的脂肪不会缺少的，可以说是血液顶少的人。不单脸上没有血色，每一块肌肤全是那么白金似的。”她说话时有一种说梦话似的声音。远远地，朦胧地，淡漠地，不动声色地诉说着自己的病状，就像在诉说一个陌生人的病状似的，却又用着那么亲切委婉的语调，在说一些家常琐事似的。“胃口简直是坏透了，告诉你，每餐只吃这么一些，恐怕一只鸡还比我多吃一点呢。顶苦的是晚上睡不着，睡不香甜，老会莫名其妙地半晚上醒回来。而且还有件古怪的事，碰到阴暗的天气，或太绮丽的下午，便会一点理由也没有的，独自个儿感伤着，有人说是虚，有人说是初期肺病。可是我怎么敢相信呢！我还年轻，我需要健

康……”眼珠子猛的闪亮起来，可是只三秒钟，马上又平静了下来，还是那么诡秘地，没有感觉似的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声音却越加朦胧了，朦胧到有点含糊。“许多人劝我照几个月太阳灯，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劝我上你这儿来诊一诊……”微微地喘息着，胸侧涌起了一阵阵暗绿的潮。

（失眠，胃口呆滞，贫血，脸上的红晕，神经衰弱；没成熟的肺癆呢！还有性欲的过度亢进；那朦胧的声音，淡淡的眼光。）

沉淀了三十八年的腻思忽然浮荡起来，谢医师狼狈地吸了口烟，把烟斗拿开了道：

“可是时常有寒热？”

“倒不十分清楚，没留意。”

（那么随便的人！）

“晚上睡醒的时候，有没有冷汗？”

“最近好像是有一点。”

“多不多？”

“噯……不像十分多。”

“记忆力不十分好？”

“对了。本来我的记忆力是顶顶好的，在中西念书的时候，每次考书，总在考书以前两个钟头里边才看书，没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喘不过气来似的停了一停。

“先给你听一听肺部吧。”

她很老练的把胸襟解了开来，里边是黑色的亵裙，两条绣带娇慵地攀在没有血色的肩膀上面。

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阵子，再把金属的听筒按上去的时候，只觉得左边的腮帮儿麻木起来，嘴唇抖着，手指僵直着，莫名其妙地只听得她的心脏，那颗陌生的，诡秘的心脏跳着。过了一回，才听见自己在说：

“吸气！深深地吸！”

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又听得自己在说：“吸气！深深地吸！”

又瞧见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一个诡秘的心剧烈地跳着，陌生又熟悉。听着听着，简直摸不准在跳动的是自己的心，还是她的心了。

他叹了口气，竖起身子来。

“你这病是没成熟的肺癆。我也劝你去旅行一次。顶好是到乡下去——”

“去休养一年？”她一边钮上扣子，一边瞧着他，没感觉似的眼光在他脸上搜求着。“好多朋友，好多医生全那么劝我，可是我丈夫抛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产公司，又离不了我。他是个孩子，离了我就不能生活的。就为了不情愿离开上海……”身子往前凑了一点：“你能替我诊好的，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这么恳求着。

“诊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诊，可是……现在还有些对你病状有关系的话，请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

“二十四。”

“几岁起行经的？”

“十四岁不到。”

（早熟！）

“经期可准确？”

“在十六岁的时候，时常两个月一次，或是一月来几次，结了婚，流产了一次，以后经期就难得能准。”

“来的时候，量方面多不多？”

“不一定。”

“几岁结婚的？”

“二十一。”

“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

“一个运动家，非常强壮的人。”

在他面前的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连史纸似的，瞧着马上会一片片地碎了的。谢医师不再说话，尽瞧着她，沉思着，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回儿，他说道：

“你应该和他分床，要不然，你的病就讨厌。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了点脑袋，一丝狡黠的羞意静静地在她的眼珠子里闪了一下便没了。

“你这病还要你自己肯保养才好；每天上这儿来照一次太阳灯，多吃牛油，别多费心思，睡得早起得早，有空的时候，上郊外或是公园里去坐一两个钟头，明白吗？”

她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没听见他的话似的；望着他，又像是在望着他后边儿的窗。

“我先开一张药方你去吃。你尊姓？”

“我丈夫姓朱。”

（性欲过度亢进，虚弱，月经失调！初期肺癆，谜似的女性应该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把开药方的纸铺在面前，低下脑袋去沉思的谢医师瞧见歪在桌脚旁边的，在上好的网袜里的一对脆弱的，马上会给压碎了似的脚踝，觉得一股懒洋洋的流液从心房里面喷出来，流到全身的每一条动脉里边，每一条微血管里边，连静脉也古怪地痒起来。

（十多年来诊过的女性也不少了，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常在实验室里和各式各样的女性的裸体接触过的，看到裸着的女人也老是透过了皮肤层，透过了脂肪性的线条直看到她内部的脏腑和骨骼里边去的；怎么今天这位女客人的诱惑性就骨蛆似的钻到我思想里来呢？谜——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开好了药方，抬起脑袋来，却见她正静静地瞧着他，那淡漠的眼光里像升发着她的从下部直蒸腾上来的热情似的，觉得自己脑门那儿冷汗尽渗出来。

“这药粉每饭后服一次，每服一包，明白吗？现在我给你照一照太阳灯吧，紫外线特别地对你的贫血症的肌肤是有益的。”

他站起来往里边那间手术室里走去，她跟在后边儿。

是一间白色的小屋子，有几只白色的玻璃橱，里边放了些发亮的解剖刀，钳子等类的金属物，还有一些白色的洗手盆，痰盂，中间是一只蜘蛛似的伸着许多细腿的解剖床。“把衣服脱下来吧。”“全脱了吗？”谢医师听见自己发抖的声音说：“全脱了。”她的淡淡的眼光注视着他，没有感觉似的。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块肌肉全麻痹起来，低下脑袋去。茫然地瞧着解剖床的细腿。“袜子也脱了吗？”他脑袋里边回答着：“袜子不一定要脱了的。”可是褰裙还要脱了，袜子就永远在白金色的腿上织着蚕丝的梦吗？他的嘴便说着：“也脱。”暗绿的旗袍和绣了边的褰裙无力地萎谢到白漆的椅背上面；袜子蛛网似的盘在椅子上。“全脱了。”谢医师抬起脑袋来，把消瘦的脚踝做底盘，一条腿垂直着，一条腿倾斜着，站着一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这个没有感觉，也没有感情的塑像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命令。

他说：“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床！仰天！）“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像有一个洪大的回声在他耳朵旁边响着似的，谢医师被剥夺了一切经验教养似的慌张起来；手抖着，把太阳灯移到床边，通了电，把灯头移到离她身子十吋的距离上面，对准了她的全身。

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萎谢了的花似的在太阳光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

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

（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过度亢进朦胧的语音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的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失去了一切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

谢医师觉得这屋子里气闷得厉害，差一点喘不过气来。他听见自己的心脏要跳到喉咙外面来似的震荡着，一股原始的热从下面煎上来。白漆的玻璃橱发着闪光，解剖床发着闪光，解剖刀也发着闪光，他的脑神经纤维组织也发着闪光。脑袋涨得厉害。

“没有第三个人！”这么个思想像整个宇宙崩溃下来似的压到身上，压扁了他。谢医师浑身发着抖，觉得自己的腿是在一寸寸地往前移动，自己的手是在一寸寸地往前伸着。（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桦似的肢体在紫外光线底下慢慢儿的红起来，一朵枯了的花在太阳光里边重新又活了回来似的。（第一度红斑已经出现了！够了，可以把太阳灯关了。）一边却麻痹了似的站在那儿，那原始的热尽煎上来，忽然谢医师失了重心似的往前一冲，猛地又觉得自己的整个的灵魂跳了一下，害了疟疾似的打了个寒噤，却见她睁开了眼来。

谢医师咽了口黏涎子，关了电流道：

“穿了衣服出来吧。”

把她送到门口，说了声明天会，回到里边，解松了领带和脖子那儿的衬衫扣子，拿手帕抹了抹脸，一面按着第八位病人的脉，问着病症，心却像铁钉打了一下似的痛楚着。

三

四点钟，谢医师回到家里。他的露台在等着他，他的咖啡壶在

等着他，他的图书室在等着他，他的园子在等着他，他的罗倍在等着他。

他坐在露台上，一边喝着浓得发黑的巴西咖啡，一边随随便便地看一本探险小说。罗倍躺在他脚下，他的咖啡壶在桌上，他的熄了火的烟斗在嘴边。

树木的轮廓一点点的柔和起来，在枝叶间织上一层朦胧的，薄暮的季节梦。空气中浮着幽渺的花香。咖啡壶里的水蒸气和烟斗里的烟一同地往园子里走去，一对缠脚的老妇人似的，在花瓣间消逝了婆婆的姿态。

他把那本小说放到桌上，喝了口咖啡，把脑袋搁在椅背上，喷着烟，白天的那股原始的热还在他身子里边蒸腾着。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他忽然觉得寂寞起来。他觉得他缺少个孩子，缺少一个坐在身旁织绒线的女人；他觉得他需要一只阔的床，一只梳妆台，一些香水，粉和胭脂。

吃晚饭的时候，谢医师破例地去应酬一个朋友的宴会，而且在筵席上破例地向一位年轻的孀妇献起殷勤来。

四

第二个月。

八点：谢医师醒了。

八点至八点三十分：谢医师睁着眼躺在床上，听谢太太在浴室里放水的声音。

八点三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打了条红领带的中年绅士和他的太太一同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丰满的脸，一对愉快

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九磅重的身子。

八点四十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支纸烟（因为烟斗已经叫太太给扔到壁炉里边去了），和太太商量今天午餐的餐单。

九点二十分：从整洁的棕色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咖啡，炭化酸和古龙香水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三三年的 Srudebaker 轿车把太太送到永安公司门口，再往四川路五十五号的诊所里驶去。

（选自《白金的女体塑像》，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现代书局）

父 亲

黯淡的太阳光斜铺到斑驳的旧木栅门上面，在门前我站住了，扔了手里的烟蒂儿，去按那古铜色的，冷落的门铃。门铃上面有一道灰色的蛛网，正在想拿什么东西去擦了它的时候，我家的老仆人们已经开了那扇木栅门，摆着发霉的脸色，等我进去。

院子里那间多年没放车子的车间陈旧得快倾圮下来的样子，车间门上也罩满了灰尘。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屋后那条长胡同里有人在喊卖晒衣竹，那嘹亮凄清的声音懒懒地爬过我家的屋脊，在院子里那些青苔上面，在驳落的粉墙上面尽荡漾着，忧郁地。

一个细小的，古旧的声音在我耳朵旁边说：

“家啊！”

“家啊！”

连自己也听不到似的在喉咙里边说着，想起了我家近年来冷落的门庭，心里边不由得也罩满了灰尘似的茫然起来。

走到楼上，妈愁苦着脸，瞧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话。三弟扑到桌子上面看报纸，妹子坐在那儿织绒线，脸色就像这屋子里的光线那么阴沉得厉害。

到自己房里放下了带回来的零碎衣服，再出来喝茶时，妈才说：

“你爸病着，进去跟他谈谈吧。”